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目錄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批

建安蔡　文子　行之　註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目録

韓昌黎文

獲麟解

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節說

麟之為靈昭昭也起得好先立此一句詠於詩承得上好○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書於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公羊傳麟者仁獸也鶡冠子麟者[illegible]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illegible][illegible]謂此[illegible]也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此見昭昭處然麟之為物[illegible]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illegible]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illegible]者吾知其為馬注語健辭文樂論學此下句[illegible]許文晏[illegible][illegible]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illegible]

麟（意盡說不祥）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illegible]雖然麟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

不為不祥也又曰（意高百丈竿頭進一步）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

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此篇最是緊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與領好）人非生而知之者（應上人不可無師是第二段）孰能無惑惑而不

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

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承接[illegible]有）

（精神平說無此說不精神）吾師道也（緊句起）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緻本意）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illegible]開合）

處綱目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上說了至此却江意題 欲人之無惑也

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應聖人且從師此

尚一等說者前人非生而知之之意 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精換好 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結得上意尽閑鎖使表盎傳意換骨法 聖人之所

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

之斡得親切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說輕童要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 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

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結上二句有力閑鎖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

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應前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二句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illegible]

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歟音余聖人無常師焉學[illegible]此立拙論語十九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萇音長弘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師襄史記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老聃見上註郯子左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肯談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論語述而云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處意綱目不亂論有力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

俾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諫臣論

愈勝反題格 此篇是譏切 攻擊軆是反題難文字之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雖說他好自開 難他一端在此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illegible]取易斷有力 易有卦云云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illegible]尚其事陽城不出 時如此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陽城所謂夫 時如此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illegible]

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illegible]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此一句最有力匹夫為諫官天下所望如何）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含蓄下意）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綱目露於此）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責得他最深引證陽城不可不諫）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兩喻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子云云）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一段關鍵大抵辨文字[illegible]教他不可進辭自前[illegible]）（此都無辭了）陽子將為祿仕乎（又設兩段說）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意收于此又就此轉生意）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illegible]

田矣（卑小形大）亦不敢曠其職（郎避不得）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

羊遂而已矣（進小而予）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

如此其可乎哉（不可進避）或曰否非若此也（又設難）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

不得而知焉（解）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書君陳篇云云）夫陽子之用心

亦若此者愈應之曰（又難）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段段重起說）主上嘉其

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說陽子職在此而非宰相之職）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

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
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
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又生一意或曰陽子之不求
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
解難何子過之深也愈曰又辨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
用也意翻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一段意起于此得其道不敢獨善
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
入孟公孫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證一段之意。
汝曰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暖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
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
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

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假譬喻切當之尤者 意有餘 辭意俱到）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一段意結歸此一句）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此論諸）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左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國佐即國武子也）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引前說後）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此意尤好）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放他一著 應結 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著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个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奇正文字先須反[illegible]

孔子[illegible]我[illegible]是[illegible]按唐書列傳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貧好學[illegible]不遇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陝虢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及爲相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起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酹什無得言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廷闕子司業

重荅張籍書

此篇節奏嚴緊錯綜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此語此句倒捭有意下得好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此語如聞重明概重況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樽換）昔者聖人之作

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好丁 俳）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

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前漢藝文志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有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等傳）

其所以處患之道微也（探）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

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避就 化 回互 藏人之意 馳）擇其可語

者誨之（辛輕 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辭嘵嘵若遂成其書（樽）則見而

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 其中）

（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 明重疊數鋪敘不雜）書於吾何有（錯 作）夫子聖人也（抑）且曰

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見家語）其餘輔而相者周

下猶且絕粮於陳畏於匡（二字疊）[illegible]於齊魯宋衛之郊（論語在陳絕粮于畏於匡叔孫武叔毀仲尼史世家已而去以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文勢自然作文佳 下字好長短有功）賴其徒相與守

卒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結好）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餘年矣（抑）其植根固（語健）其流波漫（下字好）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鋪敘開架）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警策意）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 露不按）不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

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與化好辭文四承相當亦同水裝孟子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數現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承孟子以道自任下倂好孤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見論辯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其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其與詩云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云云豈害於道哉為用事中開架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

幾一求愈冊拜

與孟簡尚書書

此一篇須看大開合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胷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自此是作文語述而云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承上立兩句緊策聖賢事業具在方冊辨上處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語從立身行己語建兩句執有此一句上兩句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云豈悌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詩云云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 左昭二十年君子不食姦不受乱不爲利疚於回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韓述好脫洒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 晉叟起 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 設兩端 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辞語北 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関鎖上兩意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平鋪兩意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孟子滕文公云云 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文音妒敗也 書彝倫攸斁 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云云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揚子法言吾子篇云云）夫楊墨行正道廢

數百年（欲反難孟子）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

士天下遂大亂（焚楊墨害深。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及秦

滅漢興且一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不保不重說）其後始除挾

書之律（經說過。前惠紀四年故天下除挾書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

皆殘缺十亡二三（前漢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故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公詩賦步兵校尉以宏校兵書太史令尹維校數術侍醫李大國校方技）故學士多老死新

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

不合不公二帝三王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不公字最下得好）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

莫之禁故也（下字好）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以此生一段斷孟子然以中乃其　真耐不堪　乃說孟子無功處）然向無孟

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斷一句來子見得兩三句叔起　最警策處此上一句成前頭數）

（百有侏離朱兩蛾語也後漢文　語言侏離注蠻夷語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

禹下者爲此也（孟子救此）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

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下謂如　見不勝佛）

（老之害　警策）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不仁字最下得好此下却見韓　愈自謂尊佛老抑揚高下處）釋老之害

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

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

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illegible]折自

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語壯氣骨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
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二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三

韓昌黎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敘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總結）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病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綱目編之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illegible]周道衰孔子沒（異端之[illegible]）火于秦[illegible]

[illegible]燒之[illegible]官所職天下敢有[illegible]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于漢[illegible]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illegible]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illegible]性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illegible]傳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佛于晉宋齊梁[illegible]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illegible]孟子闢[illegible]異端並起[illegible]放蕩之言以[illegible]時惑衆者非一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illegible]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illegible]

說人從異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從異端之病原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觀周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illegible]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illegible]

力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成年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貴民有工民今之爲民者六并佛老而爲六也古之教者

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用得新丁業業奈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一句生文然後教

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眼目聖人治天下有條理驅其蟲蛇禽

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

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illegible]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illegible]怠

勸與倦同疲也懈也口莽子學道不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illegible]爲之

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illegible]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illegible]

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反覆論。莊胠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一段之倒應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說佛老不可行之意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淨寂滅者又說佛者

所以不可行之意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健而有力意外意開鍵　帝之與王其號名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語大學云云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作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云云　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illegible]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論語云）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詩閟宮云。引證有力）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收歸）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反覆應前面議）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關鍵鎖盡一篇之意）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況揚雄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illegible]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

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此[illegible]

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

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辯諱

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會有以晉肅行上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為闕哉吹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出歸極困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

之諱辯取此意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一有若不明白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音丘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烏爲蓲）之類是也（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云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證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illegible]厥後文曰駿發[illegible]）[illegible]子不偏諱[illegible]

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於斯春秋不譏[illegible]

書用敬保元子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illegible]

吾友文曰陽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illegible]非人以其[illegible]

帝故因以其字呼之文去其伯字呼爲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

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此引事是不諱[illegible]

○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

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

法守也承上段有力○抑彼揚此以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

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

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

可以止也（收意不露）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illegible]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illegible]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警策有力）

雜說

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一有而字）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illegible]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抑）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易曰雲從龍（乾卦云）既曰龍雲從之矣

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illegible]）

天星名主典天馬[illegible]

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illegible]

也有力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illegible]里而食也省力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illegible]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識馬耶結句

答陳生書師錫

中間四折鋪敘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illegible]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illegible]

發策拔其所闕則名所慕則科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illegible]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illegible]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illegible]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illegible]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厥意不可[illegible]舉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illegible]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illegible]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illegible]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illegible]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illegible]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不[illegible]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illegible]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illegible]

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誘之[illegible]
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illegible]
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
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慚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一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請爲王[illegible]百人之中以吹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曆志[illegible]六爲律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

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見上篇注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三

韓昌黎文

送王含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阮籍陶潛並晉人傳在晉書）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建中德宗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年號開元元宗年號）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動被罪黜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illegible]

迎來見我出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其[illegible]
然端且再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未見信於世也[illegible]
行姑與之飲酒

送文暢師序

[illegible][illegible]好就此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頭兩段起語斷文便見意已精正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下段鎖前二段有力在夷狄則進之揚脩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音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貊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上段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作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依詩解其裝得

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此見昌黎本意處）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主意）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警策精能盡）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起好警策）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大抵古人許予不肯直致言拘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承接好）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應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應前結好）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illegible]相形）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illegible]者藏（先說至不好事然後形容聖人好處）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illegible]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此說聖[illegible]）[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體安而氣平（[illegible]文有力）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illegible]）（抵此句結簡有力）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應前）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最警策處）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結得最有意破有不盡意）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應前結好）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餘意。此段結得如破竹）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昌黎本意所句讀者連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句見得不是昌黎有意于文暢）

柳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
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先說事內○使事起頭要使有力○左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秋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上意所以承天子植霸功致命諸侯文勢見意已著寺人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使有力分開辭叙見得出無遺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正文公非極過了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而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承上說變關而互下字精神況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段生下句先理一句亦為下獨相大抵如貫珠前既說不[illegible]

[illegible]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左傳二十[illegible]

晉君號而不資焉而不求諸方[illegible]

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illegible]政之大者相應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史齊桓[illegible]既得管仲[illegible]叛隰朋高傒脩齊國政而成公於是始霸管仲病桓公[illegible]臣誰可相者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illegible]仲死而威公不用管仲言豎刁專權威公卒豎刁立公子無詭爲君五公子爭立作亂也則獲原啓疆適[illegible]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文勢下字文字好處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引意到語壯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過好換好下文回綴衰氣是賢說到世正難解說故以土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史李傳公孫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數日不厭以鞅爲左庶長後封之於商後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弘石得以殺望之綠此好誤了。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其意誠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望之飲鴆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趣上說嗚呼禍

賢臣以守大邑則　非失舉也蓋失問也○此一段餘意精神又是一意卒趙

裒未為不是問非人則非然猶若當時悟後代如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精神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

趙盾之義外事紛好○又是一个纖紛好　在昭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又宣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初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illegible]不初無以

封建　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illegible]

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

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荀卿勸學篇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結上一段）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封建大意）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而覆星羅四周于天下（○西漢諸侯王表曰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輪進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而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詩車攻宣王復古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六月宣王北伐也）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令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黍離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楚（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illegible]者有鄭有之（左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illegible]）

之次陽臨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illegible]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illegible]

爲訓六月周人殺萇弘天下并數無君君之心焉得爲周之救[illegible]

建空名於公族之上耳結周語好得非諸侯之強大者[illegible]

發歟遂判爲十二十二諸侯見史記表合爲七國戰國七雄見史記滅於秦[illegible]

臣之邦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爲諸侯等事是也國殄於後封之秦其事見史記秦本紀

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盡獻其邑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謀秦秦誅之盡入其國

國則周之敗端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

侯衛而爲之守宰史秦始皇紀丞相綰等定諸侯而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李

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天下賴陛下神靈

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

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

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

其有由矣驅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復有淵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臣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徒事見本傳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前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功臣表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匈奴傳高帝先至平城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紀十二年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餘見下注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諸侯王表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illegible]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illegible]使諸侯王表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illegible]有叛國而無叛郡謂吳楚之屬[illegible]秦事見[illegible]

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唐地理志[illegible]高祖改郡為州[illegible]為刺史又置總管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illegible]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illegible]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翹博盧龍之屬事見藩鎮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知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閭架事見史記十二諸侯世家）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事見史記趙高李斯）

傍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淮南厲王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楚王戊孝景三年反誅之類是也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縣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前田叔傳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入雲中免上復召舒雲中守以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上既聞廉頗為人廷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出尚復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察黃霸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召守京兆尹觀汲黯之簡靖汲黯傳[illegible]學黃[illegible]治官民好清靜召拜為淮陽太守黯不受上曰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淮陽政清拜之可也復其[illegible]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上四人下三句結得用率[illegible]宥罪得[illegible]

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多所之異多受而不法朝廷

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蜀魏

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遵之莫

退已遲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

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弊矣吳王濞與諸侯叛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聞東越亦發兵從

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開雜令國家盡

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賈誼治安策夏爲天子二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尤非所

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

革通典職官爲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

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外侯凡十五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秦之枉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異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者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史周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秦得好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

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
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罷封建豈聖人之制
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佗病僂僂龍主切傴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
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
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乳化曰孳以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時

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
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
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
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
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
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勗爾植（勗吁玉反）督爾穫蚤繅而緒（繅蘇曹反）蚤織而縷（縷音呂）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
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四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五

柳文

桐葉封弟辯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只是敘事○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吾意不然斷王之弟當封耶開二段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illegible]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有不幸正局者

難得倒處大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

前段難倒須說正理此段句句却是正理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意思好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譬喻且家

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

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

結束妥帖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梓人傳

抑揚好一節應一節體

序事實凡抹者皆句法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隙當作隙乞逆反）而處焉（敘實事）所職尋引規矩繩墨（下得好）家不居礱斲之器（下得好）問其能曰吾善度材（拗）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下得好）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拗）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拗）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斷而、拗）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文數）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如親見最狀物之妙處下得好）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

謝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其建則某姓字也文勢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

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造語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

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

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入正意彼爲天下者本於人應前段眾工一

段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

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

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師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

以食力也應前舉狀相等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

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造語猶梓人之有規

矩繩墨以定制也文勢遞而左一段　應前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

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造論其遠

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

總應前能者進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

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

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万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

伊傅周召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事見書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

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反說一段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

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

遺其大者遠者焉（斷語）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造語）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設難）（段承得斷結有精神）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此段稍前開架大）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結妙）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前二段大難承論兩段小有力）

送薛存義序

（雖句少極有反覆）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一篇骨力）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下的當）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下的當）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譬倂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下揭）有達于理者（斡旋精神）得不畏而恐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无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應前則直）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

不得與耆舊幽明之說[illegible]於其往也故遺之酒肉而重之以辭

與韓愈書論史事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

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
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
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
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
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
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
子猶不遇而死也事見孔子世家若周公史佚並周史官事見左傳雖紀言書
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
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
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韓答劉秀才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
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子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生

件事並詳見史本傳中左丘明以瞽言出於不幸見上注子夏不爲史亦盲史孔子弟子傳子夏其子死哭之失明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

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員反踠於遠反曲也瘻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illegible]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illegible]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illegible]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

余將告于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
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
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
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踣音匐 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曩乃黨反）今其室十無一焉
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悍音旱）
吾鄉叫囂乎東西（囂虛驕反 亦音敖）隳突乎南北（隳許規反）譁然而駭者
（譁音華）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
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
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家語正論解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五